

石榴花

· 散文集 ·

江西人民出版社

石 榴 花

· 散文集 ·

南昌晚报社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昌市第四通路铁道东路）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8.888 字数：13.8万 印数：1—3,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10·354 定价：1.25元

目 录

一束明丽的小花……………秦 牧 (1)

——代序

散文和青年……………袁 鹰 (4)

大 学 组

杨花漫漫……………费伟伟 (9)

焦山的思索……………毛秀峰 (12)

泰山挑伕……………俞志强 (15)

窗……………江作苏 (18)

江南竹青青……………刘演林 (21)

月夜……………韩 平 (24)

圆明园里的声音……………刘 明 (26)

晨雾，在海边……………费伟伟 (29)

丹柯的心灵……………宋宏建、施永杰 (33)

鸽子……………钟海燕 (35)

生日……………蔡 菁 (38)

流水赋……………李应福 (40)

星夜遐想……………王明珠 (43)

路……………阎慧昌 (46)

摇篮曲·····	王首程 (50)
水湖流的夏天·····	朱朝阳 (54)
月儿·····	张振清 (57)
清清的小溪·····	李 晗 (60)
淡黄色的丝瓜花·····	姚 申 (63)
追忆失去的童年·····	贺剑华 (67)
乡恋·····	雷 平 (71)
蝉鸣声声·····	云 夫 (74)
蝶归来·····	武 焯 (77)
春燕·····	余军林 (79)
苗乡秋节·····	颜昌海 (82)
草原醉酒·····	张 璩 (85)
清明菜····· (布依族)	梁 森 (88)
苦苦菜·····	刘亮明 (90)
窗台上的一片绿荫·····	黎晓萍 (93)
东风吹落星如雨·····	庄若江 (96)
牛车嘎咕·····	黄启洪 (99)
暑假生活日记·····	童日耀 (102)
群舟竞渡·····	仇启明 (106)
放风筝·····	贾庆军 (109)
火把·····	杨 涛 (112)
雪头寺山记游·····	陈永强 (115)
新的航程·····	沈新林 (118)
楼梯·····	吴仕民 (121)

强者·····	郑云云 (125)
姐姐·····	姜宏敏 (128)
莫道此生岁月少·····	黄 玮 (131)
歌的记忆·····	李奇瑞 (134)
爷爷的口头禅·····	杨德钦 (138)
桥·····	刘定平 (140)
晚霞在天边燃烧·····	田智慧 (142)
红星在白雪中闪光·····	黄小平 (145)
穿木拖鞋的宝姐姐·····	郑云云 (148)
卖晚报的小姑娘·····	苗健青 (151)
家乡的桃子甜津津·····	肖于良 (154)
甜甜的微笑·····	谢新茂 (158)
彩虹·····	朱德模 (161)
虞美人·····	兰小宁 (164)
信友·····	盖放明 (167)
组长·····	黄 颖 (170)
落叶情·····	费伟伟 (173)
雨，正在对人们说·····	郭琼华 (176)
西行途中·····	辛建斌 (178)
离别·····	刘志良 (182)
华山·····	刘 睿 (186)

中 学 组

啊，鸽子·····	常 玉 (190)
-----------	-----------

我们的夏天·····	黄迅前 (194)
如果我是·····	朱玉华 (197)
雪·····	旷新春 (199)
北大荒小拾·····	孙维华 (203)
月色赋·····	熊国慧 (206)
无花果·····	任小龙 (209)
太阳花·····	单鸣伟 (211)
野花赋·····	谢忠清 (214)
高原之雪·····	胡晓东 (216)
溪水·····	谢 龙 (219)
沙枣礼赞·····	段景华 (222)
阳光和信仰·····	刘 利 (226)
花儿朵朵·····	王晓丹 (229)
幸福·····	易 敏 (232)
燕子情·····	钟 鸣 (236)
春色赋·····	曹 文 (239)
山乡夏夜·····	肖克寒 (242)
请君听我嘎嘎曲·····	李云峰 (245)
秋深叶更红·····	李成忠 (248)
我更爱小花猫了·····	黎双伟 (251)
故乡石榴·····	田 波 (253)
杏花开了·····	高 鹄 (256)
故乡之夜·····	李广宇 (258)
A弦上的回忆·····	李路明 (261)

喇叭花·····	吴颖锋 (265)
外婆·····	李若玲 (267)
海的召唤·····	周翔 (269)
小草，乡村的一个小姑娘·····	肖鲸 (272)
雨花石·····	涌明 (275)
水珠情·····	陆荣 (279)
浪·····	胡汉萍 (282)
一位儿科医生·····	俞力 (284)
她从弯弯的小路来·····	熊忠忠 (287)
竹山笛声·····	邓卫 (289)
海南风情·····	王琐 (292)
寻春记·····	廖逸伶 (295)
莫干山游记·····	陆建明 (298)
伊宁散记·····	徐建民 (301)
庐山夜景·····	许以红 (305)
普陀日出·····	谭懿敏 (308)

后记·····南昌晚报第一届“石榴花”

文学作品（散文）比赛评选委员会 (310)

一束明丽的小花

——代序

秦 牧

《南昌晚报》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一九八二年，它举办“石榴花”散文比赛，公开向全国大、中学生征求千把字的短小散文，分大学、中学两组进行评定，入选作品陆续在报上发表，特别优秀的每组各奖励若干名。这事情激起了相当强烈的反响，数月之间，报社收到了应征的大、中学生作品达四千多篇，作者们分布在全国（除台湾外）的所有省、区和直辖市，青海、宁夏、新疆、西藏等边远省区都有人投稿。结果，有124篇作品入选后陆续发表了，两组共有十六人，分别以一、二、三名获奖。这本小书，就是这次比赛优秀作品的选集。我想，它是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它多么象一束沾着清晨露水的明丽小花啊！这样的书，大概是会受到广大年轻人欢迎的吧！

一个城市的晚报举办征文比赛，全国各地都有

人寄作品应征，这事情本身，就反映了我们国家，人民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状况的一斑。

中国语文（更严格地说，是汉语），在世界十三大语种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它通行于十亿人口之间。汉语是一种形成历史十分悠长，词汇丰富，声调优美，状物传神，表情达意，灵敏度，精确度都非常之高的语种。几千年来，我国的学者、思想家、文学家，运用这种语言文字，写出了许多光辉的学术、文艺著作，丰富了中国以至世界的文化宝库。我们使用这样一种语文，不管它将来会怎样演变和发展，都值得我们引以自豪。

散文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非常深厚的传统。这是“轻骑”一般的文学体裁，不论从锻炼文笔基本功，迅速反映社会生活，或者曲折如意、痛快淋漓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等等方面来说，这种文学体裁都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南昌晚报》举办“石榴花”散文比赛，我想对于加强大、中学生学习文学、重视散文写作的风气，以至于提倡写短小精悍的作品，鼓励观察生活，描绘生活，讴歌共产主义新生事物，反对落后、腐朽的东西，都有它深远的意义。

“重理轻文”的观念，是愚昧和短视的产物。但是这种观念现在还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实际上，对“理”固然要重视，对“文”又哪能掉以轻心

呢！我们希望学生们做到“文理并重”。文科学生学文学得不好固然无以致用，理科学生对语文没有一定的修养水平，也将影响到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次征文，有好些大学理科学生也寄来作品应征，并且入选了，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

我看过两组入选一、二、三名的所有佳作，也看了虽然没有获奖，但是已经被采纳发表的若干作品，觉得它们反映的生活面很是广阔，林林总总，色彩纷繁。虽然相当一部分作者在描述事物细腻上，超过大胆倾注感情方面；在注意文笔优美上，又超过提炼警句方面（我想：这大概是受年龄和经验限制的缘故吧），但是这些作品大抵感觉敏锐，朝气蓬勃，有一种真挚、热情、刚健、清新的特色。成长着的事物前途是未可限量的。我想：若干年后，这些有作品入选的年轻人，该有不少会在受到鼓励之后，成为文坛的闯将的吧！我希望你们能够不断刷新纪录，超过前一辈的作家。

出版这本书，我想，很可以供各地大、中学生们参考。“散文，该怎样写呢？”你们的同龄人，经过一番努力，不是已经掌握了“箇中三昧”了么！让我们大家，都来努力学习和掌握祖国珍贵的语文！讴歌和推进人民的事业！

1983.1.10.广州

散文和青年

——“石榴花”散文比赛作品读后

袁 鹰

一位高中语文老师作过小统计：青年对文学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喜爱朗诵诗，爱写诗，有的专心致志于收集民歌和寓言，更多的喜欢读小说……但是，其中占最大比例的，是散文。

对大中学生来说，接触得最多的，是散文。

语文课本里，数量最大的，是散文。

老师出题作文，或者自己拿起笔来习作，写得最多的，也是散文。

散文，是学习文学写作的第一门必修课。

散文，是进入祖国璀璨辉煌的文学宝库的第一层石级。

老舍先生是我们现代一位卓越的语言艺术大师。他曾经说过：“散文实在重要。在我们的生活里，一天也离不开散文。我们都有写好散文的责

任。”

他又说：“不把散文底子打好，什么也写不成！”

他说得很明白：散文是一切文学创作的“底子”，也就是基础。他说的也是事实，许多大作家、大诗人、大剧作家以至大评论家，都能写得一手好散文。

正如同发展工业要先抓基础工业、发展科学要注重基础科学，要学习文学，要从事文学创作，也得先将基础搞好——学好散文，写好散文。

很难想像，一篇散文还没有写好、甚至一封信都写不清楚、写不通顺的人，能写出精粹的诗、引人入胜的小说和文情并茂的剧本来。

《南昌晚报》发起“石榴花”文学比赛，第一次就从散文这个文学中的“基础工业”入手，并且将征文的对象明确地放在大中学生身上，是具有战略眼光的。因为，散文的复兴，文学创作的繁荣，乃至整个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兴旺发达，希望毕竟在今天的青少年身上，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毋庸置疑的。

我以为，这次散文比赛，至少会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会广泛地引起大中学生和他们的语文老师

们对散文的兴趣和重视，去认真钻研古今中外的散文名作，从而提高大中学生的语文水平。十年动乱中造成大批文盲加流氓的遗害，将从此一去不返。

“我和老大狼天天睡在一个坑上”的苦涩的笑话，从此也将绝迹。而这一点，正是提高我们全民族文化水平的当务之急。

二是在这种使人心花怒放的气氛下，必然会出现一大批好的散文，在散文花圃里得到一次丰收。它的累累果实，我们今天已经看到，并且也沉醉于它们的芳香甘美了。而它们的作者，又都是生机勃勃、含苞待放的青少年，这就尤其使人高兴，使人看到无穷的希望。

三是由于征文的范围远远超出南昌市和江西省之外，这股温馨的和风吹到天南地北，在更多的青少年读者和作者中兴起一次汹涌的“散文热”。热产生能，发出光。这就一定有助于推动散文的前进。它的深远影响，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清楚。若干年后，从今天的青少年作者中出现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诗人、小说家以及其他方面的语言艺术大师，都是可能的。当他们回顾自己漫长的文学道路的时候，决不会忘记一九八二年的“石榴花散文比赛”。

火红的石榴花，最后将结成丰硕的石榴，孕育着千万个甘甜籽粒的石榴。

我有幸读到一部分参加比赛的散文，衷心感到欣喜。

作者都是大、中学生，他们的生活经历自然还不十分丰富。但是，可以看得出：他们都从老师那里，从读过的许多散文作品中，懂得了并且努力遵循着一条原则：写自己最熟悉的东西，写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现实生活中最能拨响自己心弦的东西，而且力求多多少少地反映一点时代的声音和光影。

他们选择的题材，比较多的都是自己的家乡、亲人、知己、邻里中发生的事，从一个小小的折光镜中，凝聚了自己的欢乐和忧愁、烦恼和愿望。有的素描人物，有的流连光景，有的托花草寄兴，有的从山水寓情。

他们运用的写法，有的着意于修辞炼句，渲染情景交融的意境，有的朴素自然，用白描手法勾划人物形象，有的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有的具有睿智的人生哲理。它们一般篇幅都不算长，都在致力于凝炼和含蓄。

人们也许可以指出它们的几十条缺点，但有一点恐怕是谁也不能否认的，那就是从中看到我们青年一代语文水平的提高，从中预示着新一代散文作者的涌起。虽然这还只是一阵小小的潮头，但是谁

又能说它不会带来一层又一层浪峰呢？

如果再要简略说几句不足之处，我以为那就是：一，反映的生活毕竟还是窄了些，不少作者还没有将自己的眼光投向校园、家庭、街巷之外的更广阔天地，去更多地谛听八十年代迈进的足音。二是有些篇章，摹仿的痕迹多了些，在结构和遣词方面，容易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摹仿别人的佳作，本无可厚非，在练习写作的阶段更不可免，但是作文毕竟贵在创造，贵在求新。三是也有少数作者似乎将工夫过多地放在装饰字句上，在原本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头上插上太多的绢花，倒反而损害她的自然美了。

千多年以前，诗人王勃在南昌写那篇传诵千古的散文《滕王阁序》时，曾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八个字极写他那个时代，那自然是大大夸张了。今天，我们倒正好借用这八个字来献给我们这个时代：承先启后、拨乱反正的时代，立志改革、全力振兴的时代，思想大活跃、斗志大发扬的时代。这个时代，给一切有志于文学写作的青年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活源泉和丰富乳汁，给一切立志扬起文艺风帆为祖国社会主义事业增添光彩的青年作者以无穷无尽的动力。“石榴花”散文比赛仅仅是一个开始！

一九八三年一月，北京

杨花漫漫

费伟伟

“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

这是宋人晏殊的词句，每每读来，总有几分疑惑：这位先生对杨花是喜还是怨呢？

坦率地说，我是不太喜欢杨花的。读了几本书，更是有点瞧不起它。古诗云：“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可不把杨花品评得够低的吗？不过，孩提时代的我却不是这样。穿着开裆裤高高兴兴地在田塍上扑捉白蝴蝶似的杨花，那印象迄今仍拂不去。

我的家在青玉带似的护城河畔。河堤上是几行一眼望不断的杨柳，依依拂着水面的涟漪。芳郊绿遍时，“正堤上柳花飘坠，轻飞乱舞，点画青林”。春风卷起坠落在地的白花，旋成无数个漂亮的花球向前滚去。我张开小手在后面赶啊赶，赶过大路，赶过小溪……啊，捉住了，几片白花，把它轻轻地放在姐姐的黑发上，姐姐一点都不知道。看着姐姐

毫不察觉地照样走来走去，我开心得哈哈大笑。姐姐终于发现了，追着我跑进杨花漫漫的田野……。

成人了，不知怎么染上了几分矜持，再不那么疯颠颠地扑捉杨花了。那雪絮似的杨花便也渐渐地在记忆中淡逝了。然而几天前春游的一件小事，却唤醒了我不泯的童心。白绒片片的杨花飘进心田，拭去我心头久积的尘埃，更让我倍感这花儿的可爱。

暮春天气，春意融融。我们从兖州乘卡车去曲阜。车一时开不了。这功夫，杨花雪球飞来跟我们逗趣了；赶也赶不尽，拍也拍不完。一位女同学蹙着眉头，“怪春衣雪沾琼缀”，忙不迭地拍去。记得，她发表过一篇吟颂杨花的散文。那女性特有的纤丽的文笔写得情景并茂，曾撩开我记忆的帘幕，重温孩提时的春梦。原来她也不过作作文章，而已而已。杨花，实在也怪讨厌的。

车到曲阜，我们先游了孔林。一道森森高耸的林墙，隔出三千亩远古似的死寂。上万颗古老的松柏桧楷，织成一片不识春秋的千年陈荫。我踽踽在林间小径上，陈积的黄叶，仿佛那个被埋葬的旧时代留下的厚厚死灰。遍地的荒冢，无数的碑石，写成孔林的僵死、阴晦。从坟茔间惊起的一两只扑翅乱飞的乌鸦，还叼着残冬的旧梦，忽而发几声凄厉的哀鸣，更使我被这沉重的气氛压得难以喘息的心阵阵发疼。

我不禁睁大渴望的双眸，搜寻孔林的春色。